

民國史料叢刊

續編
1026



國家出版基金項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孫燕京 張研 主編

史地·年鑑

中國文藝年鑑（民國23年）（二）

大象出版社

民國史料叢刊

續編
1026

孫燕京 張研 主編
史地·年鑑

中國文藝年鑑（民國23年）（一一）



大象出版社

中國文藝年鑑（民國23年）（二）

月真還不起，我實在……咳，咳，咳。你先說一聲，我再自己去跟他……跟他……」

「唔，我一定去說。小射這個人到不錯，大概……」

於是老包又咳幾聲清清嗓子，拖泥帶水地談着他的景況：他向胡大借了二十塊，向高升借了七塊。向柴公館的車夫借了五塊。學堂裏繳了費就祇能剩十來塊錢；還得買書，還得買點襪子什麼的。一面說一面把眼睛附近的皺紋都擠了出來。

「你看看：這樣省吃省用，還是……還是……你看：包國維連皮鞋都沒有一雙，包國維。」這麼一說了，老包就覺得什麼天大的事也解決了似的。他算着一共借來了三十二塊錢，把五十一塊往市民銀行一繳，他就什麼都不怕。過年他還得拿十來塊賞錢，這麼着正夠用。他舒舒服服過了這一下午。

心裏一快活，他就忍不住要跟他兒子說話。

「明天我們可以去繳費了，明天。……錢夠是夠用的，我在胡大那裏……胡大他有……」包國維抹一抹頭髮站了起來，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『我要買一瓶頭髮油來。』

『什麼油呢。』

『頭髮油——搽頭髮的！』包國維翻着長桌子的抽屜，一臉的不耐煩。『三個抽屜都是這麼亂七八糟，什麼也找不着！真要命，真要命！什麼東西都放在我的抽屜裏——連老花眼鏡……』

老包趕快把他的眼鏡拿出來：他四面瞧瞧，不知道要把眼鏡放在什麼地方才好。

四

第二天老包到市民銀行去繳了費，順便到了載老七店裏。回來的時候他帶了小瓶子，裏面有些紅色的油。

公館裏的一些人問他。

『老包，這是什麼？』

『我們包國維用的。』

「怎麼，又是寫洋字的麼？」

老包笑了笑，把那瓶東西謹慎地捧到了房裏。

兒子穿一件短棉襖在刷牙，揚着眉毛對那瓶子瞟了一眼。

「給你的。」老頭把瓶子伸過去給他看。

「什麼東西？」

「頭髮油。問戴老七討來的。……聞聞看：香哩。」

「哼！」包國維掉過臉去刷他的牙。

那個楞了會兒。拿着瓶子的手臨空着：不知道還是伸過去好，還是縮回來好。

「你不是說要搽頭髮的油麼？」

那個猛地把牙刷抽出來大叫着，噴了老包一臉白星子：

「我要的是司丹康！司丹康！司丹康！懂吧，司丹康！」

他瞧着他父親那付臉子，就記起昨天這老頭當着郭純的面喊他——要跟他說話。他想叫

老頭往後在路上別跟他打招呼，可是這些話不知道要怎麼開口。於是他更加生氣：

『拿開！我用不着這種油！——多寒傖！』

包國維一直忿忿着，一洗了臉就衝了出去。

老包手裏還拿着那個瓶子：他想把牠放在桌子上，可是怕兒子回來了又得發脾氣，擰掉可捨不得。他開開瓶塞子聞了聞。他摸着下巴。他怎麼也想不出包國維幹麼那麼發怒。

眼睛瞥到了鏡子：自己臉上一臉的白斑。他把瓶子放到了床下，拿起一條手巾來擦臉。

『包國維爲什麼生氣呢？』

他細細想了好一會——看有沒有虧待了他的包國維。他有時候一聽見兒子發脾氣，他胸脯就像給縛住了似的：他縱了他兒子——讓他變得這麼暴躁。可是他什麼也不說什麼：他怕在兒子火頭上澆了油，小伙子受不住，氣壞了身體不是玩意兒。他自從女人一死，他同時也就做了包國維的娘，老子的氣派消去了一大半，什麼事都有點婆婆媽媽的。

可是有時候又覺得包國維可憐：要買這樣沒錢，要買那樣沒錢。這小伙子永遠在這麼一

聞着味兒的屋子裏用功，永遠祇有這麼一張方桌給他看書寫字。功課上用的東西那麼多，可是永遠祇有這麼三個抽屜給他放——做老子的還要把眼鏡佔他一點地方！

他長長地抽了一口氣，又到廚房裏去找胡大談天。他肚子裏許多話不能跟兒子說，祇對胡大吐個痛快：胡大是他的知己。

胡大的話可真有道理。

「噯，你呀，」胡大把油碗一個個措一下放到案板上。「我問你：你將來要享你們包國維的福，是不是？」

停了會他又自己答。

「自然要享他的福。你那時候是這個，」翹翹大拇指。「現在他吃你的。往後你吃他的。你喫他的——你是老太爺：他給你吃好的穿好的，他伺候你得舒舒服服。現在他吃你的——你想想：他過的是什麼日子！他沒穿過件把講究的，也沒吃什麼好的，一天到晚用功讀書……」老包用手指抹抹眼淚。他對不起包國維。他恨不得跑出去把那小伙子找回來，把他抱到

懷裏，親他的腮巴子，親他那雙淡淡的眉毛，親他那個突出的下巴。他得對兒子哭着：「兒子原諒他——我對不起你，我對不起你。」

他鼻尖上一陣酸疼，就又拿手去擦着眼睛。

可是他嘴裏的——又是一回事：

「不過他的脾氣……」

「脾氣？嚶——」胡大微笑着，怪對方不懂事似地把腦袋那麼一仰。「年紀青青的誰沒點兒火氣？老包你年青的時候……誰都一樣。你能怪他麼？你叫高升評評看——我這話對不對。」

着，老包要的也不過這幾句話。他自己懂得他的包國維，也望着別人懂得他的包國維。

不然的話別人就得說：「瞧瞧，那兒子對老子那麼個勁兒，哼！」

現在別人可懂得了他的包國維。

老包快活得連心臟都癢了起來。他瞧瞧胡大，又瞧瞧高升。

高升到廚房裏打開水來的，提着個洋鐵壺站着聽他們談天，這裏他很快地插進嘴來：

「本來是！年青小伙子誰都有火氣。你瞧表少爺對姑太太那個狠勁兒罷。表少爺還穿得那麼好。喫得那麼好：比你們包國維舒服得多哩。姑太太還虧待了他麼？他要使性子末。」

「可不是！」胡大拿手在圍身布上擦了幾下。

「唔。」

忽然老包記起了一件事。把剛要走的高升叫住：

「高升我問你：表少爺頭上搽的什麼油。」

「我不知道。我沒瞧見他使什麼油，祇使上些雪花膏似的東西。」

「雪花膏也搽頭髮？」

「不是雪花膏，像雪花膏。」

「香不香？」

「香。」

包國維早晨說的那個什麼「康！康！康！」——準是這麼一件東西。

下午聽着表少爺的皮鞋響了出去。老包就溜到了表少爺房裏。雪花膏包國維也有，老包可認識：他除開那瓶雪花膏，把其餘的瓶子都開開開了一下。他揀上了那瓶頂香的拿到手裏。

「不好。」

表少爺要查問起來，發見這瓶子在老包屋子裏，那可糟了糕。他老包在公館裏三十來年，沒幹過一樁壞事的。

他把瓶子又放下，楞了會兒。

「康！康！康！」

準是這個：祇是瓶子上那些洋字兒他不認識。

忽然他有了主意：他拿一張洋紙，把瓶子裏的東西沒命地挖出許多放在紙上，小心地包着，偷偷地帶到自己屋子裏。

這回包國維可得高興了。可是——

「現在他在什麼地方？他還生不生氣？」

包國維這時候在郭純家裏。包國維這時候一點也不生氣。包國維並且還非常快活：郭純允了這學期讓他做候補籃球員。包國維倒在沙發上。包國維不管那五六個同學怎麼談，他可想開去了。

「我什麼時候可以正式參加比賽？」包國維問自己。

也許還得練習幾個月。那時候跟飛虎隊拚命，他包國維就得顯點身手。他們這喜馬拉雅山隊的姿勢比這次全國運動會的河北隊還好：一個個都會飛似的。頂好的當然是包國維。球一到了他手裏，別人怎麼也沒辦法。他不傳遞給自己人，祇是一個人衝上去。對方當然得發急，想攔住他的球，可是他身子一旋，人和球都到了前面。……

他的身子就在沙發上轉動了一下。

那時候當然有幾千幾萬看球的人，大家都拍手——讚美他包國維的球藝，女生坐在看台

上拚命打氣：頂起勁的不用說——是安淑真，她臉都發紫。正在這一刹那，他包國維把球對籃裏一扔：咚——二分！

「喜馬利亞……喜馬利亞——啦啦啦！」

女生們發瘋似地喊起來：叫得太快了點兒，把喜馬拉雅說成了「喜馬利亞」。

這麼着他又投進了五個球，第一個時間裏他得了十二分。

休息的時候他得把白絨運動衫穿起來。女生都圍着他，她們在他跟前扯嬌，誰也要挨近他，挨不到的就堵着嘴吃醋，也許還得打起架來。……

打架可不大那個。

不打架。他祇要安淑真挨近他。空地地方還多，再讓幾個漂亮點的挨近他也不礙事。於是

安淑真拿汽水給他喝……

「汽水還不如橘子汁。」

就是橘子汁。什麼牌子的？有一種牌子似乎叫做什麼牛的。那不管他是公牛母牛，總而

言之是橘子汁。一口氣喝了兩瓶，他手搭在安淑真肩上又上場。他一個人單槍匹馬地又投進了七個球。啦，啦！

郭純有沒有投進球？……

他屁股在沙發上移動一下，瞧瞧郭純。

好罷，就讓郭純得三分罷。三分；投進一個，罰中一個。

賽完了大家都把他舉起來。真麻煩：十幾個新聞記者都搶着要給他照相，明星公司又請他站在鏡頭前面——拍新聞片子！當天晚報上全登着他的照片：小姐奶奶們都把這剪下來釘在帳子裏。誰都認識他包國維。所有的女學生都擠到電影院裏去看他的新聞片，連希佛來的片子也沒人愛看了。……

包國維站了起來，在桌上拿了一支烟點着又坐到沙發上。他心跳得很響。

別人說的話他全沒聽見，他祇是想着那時候他得穿什麼衣裳。當然是西裝：有郭純的那麼多。他一天換一套，挾着安淑真在街上走，他還把安淑真帶到家裏去坐，他對她……

『家裏去坐！』

忽然他給打了一拳似地難受起來。

他有那麼一個家！黑黝黝的什麼也瞧不明白，祇有股霉味兒往鼻孔裏鑽。兩張床擺成個L字，帳子成了黃灰色。全家祇有一張籐椅子——說不定胡大那張油膩膩的屁股還坐在那上面哩。安淑真準得問這是誰。廚子！那老頭兒是什麼人：他是包國維的老子，劉公館裏的三十年的老聽差，祇會摸下巴，咳嗽，穿着那件破棉袍！……

包國維在肚子裏很煩躁地說：

『不是這個家！不是這個家！』

他的家得有郭純家裏這麼個樣子。他的老子也不是那個老子：該是個胖胖的臉子，穿着灰鼠皮袍，嘴裏啣着粗大的雪茄；也許還有點鬍子；也許還帶眼鏡；說起話來笑嘻嘻的。於是安淑真在他家裏一坐就是一整天。他開話匣子給她聽：妹妹我愛你。安淑真就全身都扭了起來。他就得理一理領結，到她跟前把……

突然有誰大叫起來：

「那不行那不行！」

包國維嚇了一大跳。他驚醒了似地四面瞧瞧。

他是在郭純家裏。五六個同學在吵着笑着。龔德銘跟螃蟹摔交玩，不知怎麼一來螃蟹就大聲嚷着。

「那不行！你們看龔德銘！噠，我龐錫爾可不上你的當！」——他叫做龐錫爾，可是別人都喊他「螃蟹」。

包國維歎了口氣，把烟屁股摔在痰盂裏。

「我還要練習跑短距離，我每天……」

他將來得比劉長春還跑得快：打破了遠東紀錄。司令台報告成績的時候……

可是他怎麼也想像不下去：司令台的報告忽然變成了龔德銘的聲音：

「這次不算，這次不算！你抓住了我的腿子，我……」